

談中国近代第一份女报——《女学报》

潘 天 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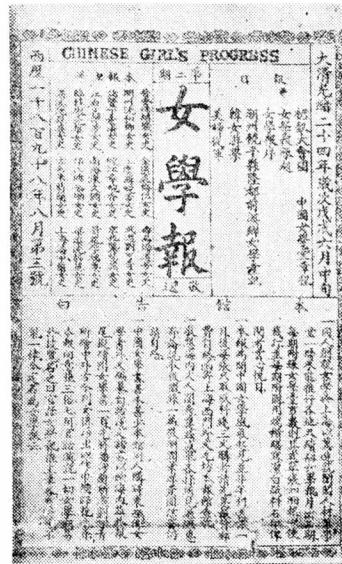
張靜庐同志《关于中国近代第一份女报——〈女学报〉》的文章（载《光明日报》1962年8月18日），确切地指出了中国近代第一份女报并不是1906年秋瑾創办的《中国女报》，这是有益的訂正。但是，他提出中国近代第一份女报應該是1902年陈撷芬創办的《女学报》，却仍然不符合实际情况。根据現有資料，中国近代第一份女报，应是1898年上海桂墅里中国女学会主办的《女学报》。

1898年，即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是中国近代史上“百日維新”发生的一年。上海桂墅里中国女学会正是維新运动的产物。据目前了解，这个女学会主要办了两件事：第一件，創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女学堂——上海桂墅里女学堂（指中国人自办的女学堂而言）；第二件，創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份女报——《女学报》。女学堂的創办，是在当时的上海电报局总办經元善等人的倡議下，經過半年多的筹备，于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开学。女学堂的筹办經過，經元善編印有《中国女学集議初編》一书可作参考。此书的《緣起》載明：在上北南洋大臣申請批准創办女学堂补助經費的稟帖上签名的，除經元善外，尚有郑观应、康广仁、梁启超等六人；参加創办女学堂的集議的，有汪康年、狄葆賢等十五人；資助創办女学堂的，有譚嗣同、張謇、黃遵宪等五十七人。特別是梁启超，他不仅为女学堂筹集經費奔走，連創办女学堂的公启、章程和倡导捐助等文件，也是由他起草的；还有他的夫人李蕙仙也参加創办女学堂的會議。可見女学堂的創办，不但是在維新运动的影响之下产生的，而且是維新派直接經办的事业。

当时維新派的人們认为：“我中国欲图自强，莫亟于广兴学校，而学校本原之本原，尤莫亟于淑兴女学”。又认为：“拟欲内地广兴女学，而人情难与慮

始。惟沪上通商既久，漸习西法，即就沪先創設总堂以开風气之先，徐图逐渐推广”（《中国女学集議初編·又上总署北南洋各督撫宪夾单稟》）。为了开風气，在上海創設总堂，做出样子是一个办法；而創办報紙，傳播情况，开展宣傳，也是一个办法。所以在集議創办女学堂的过程中，就有一位叫黃漱六的，建議“学堂中宜設報館一区：首論說，务使通国知女学之有益，冀以漸开風气，由教习董事主稿；次如医学、史学、格致及各种艺事，湘学报条例頗善，宜仿之；次各学生功課。或嫌創办时无可登載，旬日报、半月报俱可”（《中国女学集議初編·女学堂接寓聚興棧黃君書》）。这个建議被接受了，因而产生了中国近代第一份女报——上海桂墅里中国女学会主办的《女学报》。《女学报》第二期《本館告白》还明确地指出了办报的动机是，因“学堂一时未能推行各地”，才“又續創女学报”的。不

《女学报》第一期報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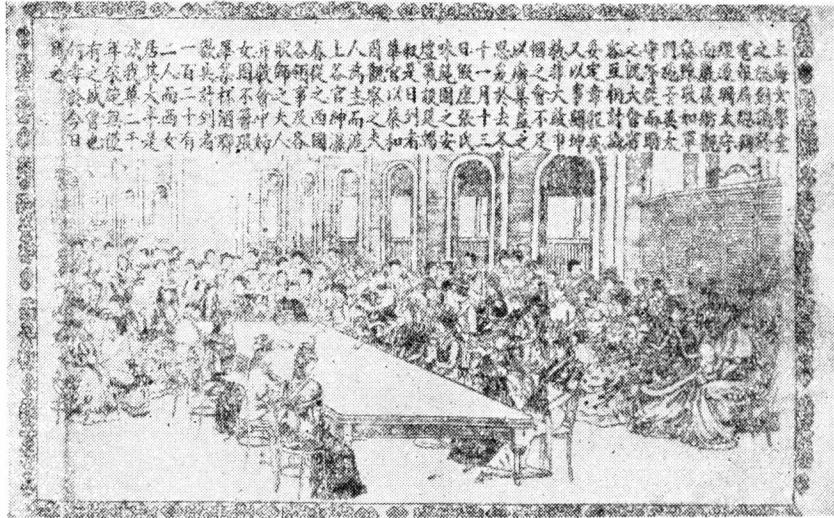


仅《女学报》和女学堂的关系十分密切，維新派的人們还把女学会、女学堂、《女学报》看成是三位一体的。潘璇在《上海女学报緣起》一文中說：“这女学会、女学堂、女学报三桩事情，好比一株果树：女学会是个根本，女学堂是个果子，女学报是个叶、是朵花。人要知道：这树什么树？盛不盛？能不能結果子？不是要先瞧这花和叶嗎。”（見《女学报》第二期）

南京图书馆現藏有該报第二、第三两期，均系白色洋連史紙单面石印。第二期于1898年8月3日（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中旬）出刊，第三期于8月15日（六月下旬）出刊。該报每月出三期，照此推算，中国近代第一份女报的創刊时间應該是1898年7月下旬，即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上旬。1898年出版的第87号《湘报》所載的《中国女学拟增設報館告白》，正是这份女报的出版預告。《湘报》是湖南維新派主办的報紙，在《女学报》出刊之前，为之連刊出版預告，广事宣传，應該是很自然的。但是这个出版預告中却称作《官話女学报》，其中有个过程，并非《湘报》搞錯了。据《女学报》第二期《本館告白》說：“本报向意雅三俗七，用官話演說一切女学，易于披覽，名之曰《官話女学报》。惟主笔各有所

見，不能一律，今定名为《女学报》云”。这就是《官話女学报》名称的由來。

《女学报》每期出一大張，分成上下四頁，即第二期《本館告白》所謂“其式单張如湘报，以便裝訂”。報紙的內容原拟“分四个大段：一論說，二新聞，三征文，四告白”（《上海女学报緣起》）。目前看到的兩期，論說、新聞、告白都有，独缺征文，大致因为当时剛提倡女学，在女界組稿，一时尚有困难。除上列內容之外，每期第一頁后半还載有半頁图画：第二期載《裙釵大会图》（見附图），紀錄1897年11月13日女学堂內董事在張园安燉第公宴中西官紳女客一百二十二人的实况；第三期載《上海桂墅里女学堂图》。又据兩期的《本館告白》載明，報館設在上海西門外文元坊、共有四个代銷处，即南市花衣街文瑞樓扇鋪，城內邑庙豫園梅花館扇鋪、北市四馬路广学会书局和泥城桥不羈足会。兩期报头上題名的女主笔共二十二人，其中有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女学堂的教习張蘊华等。但是報紙的主要負責人是誰？一共出了多少期？到什么时候停刊？是否隨着“百日維新”的失敗而停頓等問題，因材料不足，目前尚难說明。



裙釵大会图